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海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南光晟

謄録監生臣溫廷鑑

北海集卷十九

宋 綦崇禮 撰

祝文

温州恭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奏祝文

伏以上都猶阻原廟未還永惟眇末之資實負繼承之責幸賴祖宗之餘訓力圖家國之中興姑即便邦載嚴神御屬奉遷於聖祖以就次於行宫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畀之位庶顧安於後裔期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

孝思曷已尚享

温州告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景靈宫奉安奏告祖宗神御祝文

伏以帝籙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德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遷次於行宫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廟之休尚享

太皇太后梓宫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

伏以鳳翣宵陳鑾車夙駕揖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飭薦羞用伸虔告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奉冊寶

告宗廟祝文

維紹興三年嵗次癸丑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維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謹遣某官奉謚冊寶敢昭告于僖祖立道肇基積徳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伏以泰陵元配隆后母儀哲宗皇帝祝文改云

伏以於皇世母克保冲人兩御簾帷再安社稷事希古昔勲在邦家尚惟累行之功未極易名之懿册又新于徽稱庶克協于聖功令羣工有司請以祖宗之命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不敢不告尚饗

温州景靈宫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某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為景靈宫奉安神御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伯母昭慈聖獻皇后伏以雨露時思既列太宫之祝衣冠像設載

嚴原廟之儀仰覿睟容如聆慈訓尚想簾帷之際可忘
社稷之功期永奉於神靈用克寧於館御尚饗

昭慈聖獻皇后梵几筵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敢昭告
于昭慈聖獻皇后伏以音容寖邈供養永離未厭孝思
遽終祥祭三年有既撤几席於宫闈百世不窮奉烝嘗
於宗廟神靈其往哀慕難勝尚饗

温州告遷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赴景靈宫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為月日神御還赴景靈宫奉安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伯母昭慈聖獻皇后伏以㣲音在慕像設方嚴載稽原廟之儀祇奉祠宫之次已從蠲吉式告將還尚饗

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告還赴温州景靈宫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伏為迎

奉神御遷赴温州景靈宫奉安敢昭告于皇伯母昭慈
聖獻皇后伏以仙遊已邈館御斯崇將奉睟容往從原
廟儼衣冠之甫出肅仗衛之既陳載感平生但增永慕
尚饗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於温州
太廟奉上冊寶詰本室前行奉上禮前期奏告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將以月日奉
上冊寶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
懿文睿武至孝皇帝伏以更崇謚號圖稱慈徽既合議
於搢紳嘗請命於宗廟考六家之法斯極鴻名從三后
之規聿彰聖德爰登寶冊往對神靈盛禮既陳先期以
告尚饗

温州景靈宫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奏告帝

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月日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謹遣某官敢
昭告于宣祖紹武睿聖皇帝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
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
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皇高祖考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
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皇曾祖考英宗體乾膺
歷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皇祖考神宗體

元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皇
伯哲宗顯天斷道世德揚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昭
憲皇后杜氏孝宣皇后王氏懿德皇后符氏明德皇后
李氏元德皇后李氏章穆皇后郭氏章獻明肅皇后劉
氏章懿皇后李氏皇高祖妣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皇祖
妣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欽成皇后朱氏皇祖妣欽慈皇
后陳氏皇伯母昭懷皇后劉氏伏以送終有既撤几席
於東朝事往如存遊衣冠於原廟是嚴像設以奉神靈

率循列聖之規（諸后祝文改作率從先后之儀）式序祠宮之次將陳盛禮祇告先期尚饗（諸帝共一首 諸后共一首）

溫州告遷萬壽觀聖祖聖像於景靈宮奉安奏

告宣祖皇帝祝文

伏以創業開基雖本貽謀之盛膺圖受命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還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社之休尚饗

道場齋文

昭慈獻烈皇后寒食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皇帝為寒食節於臨安府淨慈寺使僧二十一人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墦祭居期重起園陵之慕玉衣留御空瞻几席之陳恭即祇園大興法會普洽冥陽之供用資先聖之緣榆燧既更感孝思而曷已具文可質超慧果以何疑更仗聖功永扶皇祚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寒食節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二月朔日皇帝爲寒食節使僧二十一人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稽山東望再逢拜掃之期鷲嶺西来固有追修之教愴園陵之莫展奉几席以猶新式當寒食之辰大啟法筵之供陰功有託具存保祐之慈覺力可依用薦超昇之果更推聖利普及含靈謹言

御前寒食節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

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御前為寒食節使僧二十一人就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路道場一晝夜者伏以盛德難忘想慈顏之如在孝心欲報惟象教之可憑歲華甫覿于清明民俗爭先于拜掃莫展栢城之域但瞻玉几之筵爰集緇流廣陳法會合幽冥而普供宣秘密之微言庶仗殊因獲資聖地覺乘是證哀願不違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筵几前中元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皇帝為中元節使僧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開建水陸道場者伏以新秋悽愴方深霜露之思舊俗流傳載感盂蘭之節念母儀之欲報捨象教以疇依恭即几筵大陳寶供合天上人間之衆徧水居陸走之殊若鬼若神或凡或聖普臨法會同攝勝功憑最上乘以普資于福果生極樂國其皆仰于慈顏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朔日皇帝爲十月一日使僧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陽月載臨歎歲時之晼晚東朝不御瞻几筵以淒洏廣修殊勝之因用證超升之果式招淨侶恭啟法筵憑大雄大力之神設無礙無遮之供仰資冥福俯慰孝心更分不盡之功普及無情之類謹言

御前爲太上道君皇帝就内中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十日丁酉御前爲
太上道君皇帝天寧聖節就內中作祝聖壽道場一永
日者伏以候當陽月節紀誕辰仰瞻天德之寧虔祝聖
人之壽廣延開士恭啟清場凴我覺雄出茲勝力推九
齡之吉夢進衍昌期指七聖之迷途歸安大養更資慈
護永保皇圖

御前爲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齋文

伏以獻歲發春感故年之載換慎終追遠愴永慕之何

窮空瞻玉几之陳無復椒觴之舉唯憑覺力用薦孝誠清供既周咸被法筵之施微音不昧更延廟祀之休謹言

内中建輪結道場齋文

伏以火德中興候應朱明之節天休申命祥標震夙之期延淨侶於祇園啟梵儀於中禁式假莊嚴之力具宣微妙之音庶格精虔冀加慈護增隆壽祉保基祚以長新敷祐羣黎弭戢兵而永息

疏

功德疏

伏以火德方中適契興朝之運天休申錫將臨誕聖之期預申啟請式陳洪供冀廣衷於梵福用仰祝於帝齡皇帝陛下伏願寶命惟新慶源有衍如山如阜永觀基業之隆宜君宜王益茂本支之大

功德疏

伏以炎正中興允契誕彌之節真如最勝普歸善禱之

誠顧此微生久塵近綴欲報聖神之遇是資梵釋之音
皇帝陛下伏願睿德日新武功時定茂集自天之祐永
膺申命之休同召虎之對揚載歌萬壽效封人之請祝
更誦多男

功德疏

伏以紹靈長之寶祚聖有所生蒙覆育之深恩物無以
報恭因誕節廣集勝緣克成閱月之功仰祝後天之算
皇帝陛下伏願對昊穹之申命茂擁鴻休秉炎正之中

興系隆丕業壽考協萬年之慶本支推百世之祥永庇
含靈同依正覺

聖節功德疏文

伏以帝德乘乾載觀誕彌之日臣心報上仰伸善祝之
誠集真如最勝之功資壽考無疆之祉敢祈大覺用證
殊因孝慈淵聖皇帝陛下天祐至仁神歸景福四方來
賀同瞻法駕之還二聖同觀永篤皇家之慶

功德疏

伏以千齡在旦仰天德之出寧四海傾心罄人臣之歸報願叨聯於法從宜加厚於常情恭仗聖縁仰陳善祝

太上道君皇帝陛下伏願佛慈嚴護聖孝感通周室中興歸饗九州之養天子萬壽永承二聖之歡

功德疏

伏以天德應期載及出寧之旦臣心上報敢忘歸美之誠屬誕節之將臨叩真乘而有請顧晚塵法從已遥北嶽之廵惟廣集勝縁用致南山之祝太上道君皇帝陛

下伏願後天難老如日常升萬福無疆擁百靈而薦祉

四方來賀雖七萃以回鑾更賴覺慈俯資願力

祈晴文

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啟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四月辛酉朔日皇帝遣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於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啟祈晴道場者伏以民勤終歲人力待時凡茲衣食之原視彼雨暘之候顧念霖霪

之久適當長養之期既蠶月之妨功且麥秋之告病饑寒之慮宵旰是憂爰叩佛乘庶從人願亟掃積陰之沴盡還慧日之明謹言

中天竺啟建祈晴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四月丙戌朔日皇帝遣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於臨安府中天竺寺靈感觀音院開啟祈晴道場者伏以時當長養雨或霖霪蠶將老而畏寒麥及秋而恐

病惟生民所急孰先衣食之原而大士之尊實制龍神之命願施聖力亟掃頑陰還天宇之清明副人心之歸嚮謹言

下天竺寺啟建祈晴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五月朔日皇帝遣其官於臨安府下天竺寺啟建祈晴道場者伏以公私之計既寡蓋藏水旱之虞動關念慮屬兹苦雨害彼力田三日成霖乃逾期而未止六師仰哺則望歲之未知孰寬否德之

憂葢仗能仁之力式投淨宇恭啓清場願回慧日之光亟掃積陰之沴謹言

越州圓通寺祈晴文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遣某官使僧四十七人於越州圓通寺開啓祈晴道場者伏以愁霖不止懼傷高廩之蔵妙應無方敢叩普門之力維兹霖雨乃涉嚴冬雲氣益繁久妨明於日月場工未畢將闕奉於粢盛願回慧照之光盡掃積陰之沴

鞭燭龍而銜耀茅簷愜獻曝之忱驅石燕之飛翔編戶免祁寒之怨庶終穡事以慰人心謹言

內中講筵殿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朔日嗣天子臣命道士二十人就內中講筵殿開建祈晴道場謹上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農夫望歲苦雨逾旬豈惟行路之興嗟弁與力田而告病敢伸精禱冀格至誠雖政事或乖時乃眇躬之責而粢盛有闕恐

貽上帝之羞願驅宿沴之災還廓大明之照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內中講筵殿祈晴道場罷散文

臣言伏為祈晴道場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者伏以積陰作沴久雨為淫百祀是供懼有粢盛之害六師在戍尤悚餽餉之憂仰覬天心俯矜民力趣扶桑之晨照收屏翳之餘威庶使三農薦蒙一稔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告

集禧觀開啟為民祈福祈晴文

伏以雨淫為菑民用愁墊式陳凈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謹告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建炎四年八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某等奏準尚書吏部牒備準都省劄子於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一員具前代本朝故事關涉治體者一兩事進入者臣等備數從官無所裨補仰承聖問實深榮懼之

至然臣等伏念自艱難以來私家書籍例多失散雖口耳之學粗能記誦一二深慮訛舛牴牾不足以上塵睿覽伏見祖宗以來遴選儒學之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亦於祖宗朝無此體例况今侍讀侍講並有正官臣等若不揆荒淺奉承詔旨恐有越職之嫌伏望聖慈照察止命講讀官三五日供進前代及本朝故事以資聖學所有元降日令侍從官具故事進入指揮伏乞特賜寢罷庶使臣等不敢侵紊職守伏候勅旨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講讀翰林學士兩省官依已降指揮按據此則集中所有進御故實俱係為翰林學士及兼侍讀時所進茲特列此奏于卷首俾後之人亦可因此以考當時之制云

論唐房玄齡創業守文對

唐書房玄齡傳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乃降戰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

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
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于一生見創業之難
徵與我安天下畏冨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
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
難方與公等慎之
臣嘗考唐太宗撥亂致治功德兼隆由漢以來誠未之
有迹其所以然之故則在夫委用輔相能盡其才而已
觀王珪所評一時同列大臣各有所長皆足以居其任

宜其職昔者稱人臣之美有曰乃心王室勤勞王家者
矣有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矣則孜孜奉國知無不
為玄齡為得之輔弼之臣安危所繫時方有事則宣威
靖亂以折衝萬里時方無事則當軸處中以坐鎮一堂
兼資文武出將入相靖為得之進退閒陳之際奉揚布
宣之間上以沃一人之心下以善四方之政則敷奏詳
明出納維允彥博為得之小紀大綱萬務叢委百司庶
府濟繁治劇衆務畢舉冑為得之盡忠勿欺有犯無隱

正救其惡而措君於無過將順其美而引君於當道則以諫争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徵為得之進退賢否别白功罪斥善必舉而已無竊位之譏纖惡不容而朝無幸位之嘆則激濁揚清疾惡好善珪為得之此六人者才雖不同咸有廊廟之具太宗兼得而並用之致治之美又何難焉雖然自靖而下則偏有所長殆不能以相移苟獨任以求成功亦不能無闕至于玄齡則才優數子而不可以一善名焉故珪但稱其孜孜奉國知無不為

而已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玄齡不言功王魏善諫而玄齡推其直英衛善兵而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此其成令名者彼數子之長盖玄齡之所并包而効之于君者耳不其優歟烏虖二帝三王逺矣臯夔益稷伊傅周召之賢不可遽得於後世則用人如太宗者以之除亂而興治亦何為而不可哉

論衛文公晉悼公事

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襄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觀自昔興衰致彊必先自治自治之道未有不本于民者衛文公承懿公失國之後徙于楚丘能以道化其

民而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歌于國風亦可謂賢君矣考傳所載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約已以禮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裕民以政也敬教勸學知所以作人矣授方而任能知所以官人矣用能安富其國家而草車之感終致十倍衛之所以復興者如此晉悼公承厲公失道之後修政事建官師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而民無謗言亦可謂賢君矣以楚鄭之故厭於屢戰謀所以息民者魏絳首以施舍為請于是輸積

聚以貨爲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則藏之百姓而家給人足也公無禁利亦無貪民則與衆共利而廡遜興行也祈以幣更賓以特牲省費以蓄其生爾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啚用以蓄其力爾行之期年其効足以勝楚晉之所以復霸者如此然則文公所以興衛悼公所以彊晉皆以約已息民為本昌嘗設法立禁務以興利而富國為哉伍員言越之伐吴亦期以生聚教訓于二十年之後雖小大之遟速各因其力未有不由于是者茍不知

出此顧以大讎之未復國用之未充務速効而忽遠圖乃欲於喪亂之餘求生財之道有司或不知恤將巧為法制陰取罷民以濟目前之急使其僥倖以成一旦之功而吾民之心已離矣蓋亦反其本歟

論唐貞觀開元循吏之治

唐興乘隋亂離剗祓荒榛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氏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

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五品以上
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嘆就安妥
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草苛燒
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
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
孜孜言長史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
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
垂三百祀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

臣嘗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國以民為本然而不可以徧臨於天下也於是乎因其生聚列為郡邑而張官置吏政令行焉凡以為民而已郡邑之吏小大非一而近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者為天子而牧養斯民者也今夫連千里之封而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而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天下郡邑遠近鱗次城郭相望阡陌相接牧民之吏咸得其良焉則天子垂拱于上而治功成矣是循吏之效也唐之盛際

前稱貞觀後稱開元語其致治之本則亦不過於慎重守令而已柰何近世乃不是思守令之選視為輕易由銓部者既一槩以資格授而諸郡守臣除於朝廷者有五有以被罪而見斥者有以便私而得請者有以議論不合而外補者有以才用無聞而退處者有以宥罪起廢而稍遷者輕授亟易去來靡常雖有龔黃召杜之政何所施設甚非為民置吏之本意至於縣令其選尤輕監司郡府既以職所臨統動相威制又有奉使之臣將

兵之官若衘一命被一檄其經過待遇不異胥吏無厭之求一失其意則呵辱隨之彼惟救罪不暇乃欲責牧民之效得乎然貞觀開元之事其亦有取於今矣苟能倣當時之蹟詳列名氏簡于上心審其才否而廢置之則人皆赴功而守令之職舉申詔宰府著于甲令或由郡守而擢為侍從或由縣令而超居臺省則人皆樂為而守令之任重其職舉而郡邑之不治者未之見也

論王霸從光武渡滹沱河事

後漢書王霸傳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求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

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
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
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
瑞也
臣觀光武初至河北會王郎之亂求帝甚急方從薊中
晨夜南馳而郎兵在後使滹沱之水或不能渡殆矣安
能中興漢業綿祀二百與西京之盛比隆而繼美哉當
滹沱之未濟也聞候吏之言衆情危懼將有離散之憂

王霸詭以氷堅可渡還報而衆果得濟雖脱於艱難實天相之然非頼霸設權以安衆則衆以離矣將誰與之濟乎或謂氷適得合幸耳不然霸之悮衆悔可及耶盖霸知人情懼不得濟必生意外之變若譎衆以臨河次則阻水待濟不暇他慮可得相保况天時方寒河氷之結無常則事或可符理當有是則霸之用心也顧常閲霸言而笑候吏之妄則已識霸之意矣兹其大度過人者歟臣幸得備官太史與修日歴而王府舊僚以事迹

來上竊聞陛下初以大元帥起兵相州將濟河如大名以圖入援是時我師單寡敵騎充斥濬滑旣梗而賊營牢固度不得前忽報洹水渡河氷可濟遂趨洹水路向晩候騎言氷已拆蓋節近立春凍當解矣官屬失色莫知所爲未敢以白也黎明前鋒報河氷復合衆情大悅時久雪陰晦及時開霽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車安渡師徒獨後乘糧車以氷薄不能勝有陷溺者旣渡三軍驩譟是夕宿洹水聞敵營不遠五十里翌日由間道進食

村民間有言適見三敵騎至旁近村舍問陛下所止人詭荅曰過已數日遂以鞭擊鞍而去可謂危矣盖天以大業付陛下則神之相之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是以中興宋室同符漢光祚嗣之隆未易量也雖然無忘在莒古人忠戒臣竊願有獻焉伏望陛下兢兢業業雖休勿休懲此多艱思雪大恥所期戡定中國迎還兩宫盡復聖朝之舊傳嗣無窮此臣區區效忠之至願陛下所當念兹而不釋者也

論仁宗御書

慶歷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顧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中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

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盈滿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絶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使過又出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上顧侍讀丁度等曰朕覲

書之暇取臣僚章奏及進封事目有深意可施
於政治者為此書以分賜卿等度洎侍講曾公
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上許
之其後度等上荅邇英聖問一卷曰陛下上念
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之迹忠邪善惡之
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
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
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

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事言之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則當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

聖訓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

推而行之毋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上覽之終篇掐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

臣嘗因奏對語及祖宗時事蒙聖諭曰此朕之家法也臣聞之竦然私竊慶幸仰見陛下存心圖事未嘗不以祖宗為法臣以是知大業之必復而天下不足治也今臣討繹舊訓得仁宗皇帝御書之目三十有五由其目而尋之則奉先守業修身為政用人御下安邦固本之

道舉在是矣臣願陛下書之屏几置之座右起居對之
以無忘仁祖之法亦陛下之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唐裴諝問榷酤利對

二月初一日進御故實曰唐書裴諝傳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甫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

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臣聞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是為心而未嘗一日敢去念也故當因事納諷以開悟主意直而不訐巽而可入何必折檻引裾悻悻然身取其名而揚君之失為哉方代宗之時亦多故矣財計之事真其所急况謂以租庸鹽鐵為使則榷酤

出納職所當知代宗之問亦未失然謂區區之意所以激而諷之者正欲君上先民疾苦以收天下之心而已夫多事之時筦榷租庸鹽鐵之利必將督責郡縣取足齊民以趣辦軍興之用若於是時上不知恤其疾苦而唯征利之言是聞豈不傷恩而名怨代宗中材之主也猶能識其意而納其言況於盛德之君蓋所樂聞而不憚改也昔漢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諝之應對其亦類是後之為臣者多所未達君有問焉則趨和承意不敢斥臧否而其有所使也茍以如命為恭時之利病如何拘拘然不敢少越其職以謀國家之急視民疾苦不翅秦越之肥瘠也方之二子則在所取乎在所否乎

論漢陳平降漢事

漢書陳平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名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絳灌等或讒平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則妻子昆弟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送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復有予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衆不敢復言

臣嘗謂國家多事之際要以得人為急茍有得焉患在不能用用矣而能信任之不疑最人君之難事也盖人固未易知而或得於一言意合之間已足了其賢否而察其可用非明智不惑之主不能至此然而人君進賢將以踈踰戚卑踰尊孤遠之人一旦加之同儕之上使其聽順服從而無間言又所難者顧其賢才審堪吾用要非信之篤任之親使人聽順服從而讒間之言不敢發則亦不能盡其才而成功觀平初以亡命來歸一說

高帝而悅之即使參乘典護軍諸將讙言其不可而愈親幸之其後絳灌之讒作不能無少疑也反問焉而得其心遂不復疑乃使盡護諸將而後人不敢有言此平所以得展盡其才而畫策吐奇終興漢家也夫惟高帝豁達大度規模如是彼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亡何待故曰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能盡其才蓋不疑之為也

論趙盾舉韓厥事

紹興二年正月十六日進御故實曰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名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

女女勉之茍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

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臣觀自昔人君最惡者朋黨而人臣之得罪亦無大於此其故何也為其不忠也為其不正也為其不公也夫不忠則欺欺則必黨而後售不正則邪邪則必黨而後立不公則私私則必黨而後成茍為其情不出于此三者亦無事於黨矣為人臣而甘為不忠不正不公之行

以安受其惡名亦豈人情也哉葢仁義之道薄而利心勝之則趨陷於此而不自知焉耳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懷仁義以事君者則不其然忠而不欺與之共事者皆所同心正而不邪與之並進者皆其同類公而不私與之同心同類者乃皆一意于公家耳故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私也是以為大臣者以人事君唯恐其才之不宜而有愧于所稱居下位者由薦入官唯恐

其職之不修而有負于所舉處薦才之地則引之不以為恩任當官之責則犯之不以為怨恩怨兩忘而唯義之從尚何朋黨之有臣於趙盾韓厥之事竊有取焉

論王汾免觧不降等事

兩朝寶訓皇祐中王禹偁曾孫汾登進士甲科以免觧例當降等上閲其世次顧宰相龐籍曰此禹偁孫也命毋降等靣問其家仕者幾何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臣嘗謂先王之教衰而賔興不行於天下舉賢抜才多以其私歴世患之而莫能善也於是設科取士而貢舉行焉貢舉之制重於隋唐而盛於本朝公卿名臣咸出乎此然而有司或容其私也則必嚴其防禁以杜之祖宗以來先後沿革條目煩悉待之曲盡具有成書方諸先王雖不能如賔興之善然公天下之道捨此不可何則澆醇異俗今古異宜畫一之制豈其得已奈何今議者務便人情而每欲紊之也觀神宗時免觧雖得第者

例當降等王汾優中甲科亦在降例特緣名臣之後上意念之而僅得免焉豈不以不試于州而與試藝被薦者無所異將不足以風厲學者故耶其後累免遇恩當特奏名而正預省送其唱第之際反與之陞名已失茲意又況近時凡特奏名推恩不問試策之高下雖不當出仕者悉令同預銓選而與真中第者殆將抗行而侵攙其員闕豈所以勸能而懲惰哉是故為國家者不以恩廢法不以人情廢公道礪世之具在此故也今艱難

以來衣冠失職者衆而入仕之門尤雜銓部繁猥而州縣之員不足以待之流弊極矣然猶施此濫恩於累舉不中選之士而曰當収人情臣所不解也

論唐李絳仇士良語

六月十五日進御故實曰唐書李絳傳嘗戚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仇士良傳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

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悦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

臣嘗謂人君視朝將與其臣圖回天下之政一號之出一令之行安危治亂繫焉而其裁決可否出於一時非

聰明聖智鮮不或失然則平居燕閒之際其亦在於務學歟故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然學欲自得而師友磨礲之益又不可廢蓋以彼所已學質吾所念學以彼所嘗聞資吾所未聞則用力逸而收功博故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所謂天子之友亦豈求之於羣臣之外哉凡吾在廷學士大夫皆在所取耳然則博見儒臣講論藝術咨訪治道求民間之疾苦質政事之闕疑無所不可用以廣其聰明

益其聖智則萬幾未前不待深思徧察而昭然于胸次矣夫惟宫廷邃密極至尊天下之奉苟燕安之際怠情自逸所與接者非閽寺近習則嬪嬙宫妾耳其能廣聰明而益聖智不亦難乎盛德之君能移此而樂彼故治功進焉憲宗之賢能以與大臣講天下為樂而以宫中所對唯宦官女子為厭元和興元之政未必不本于此惜乎絳一罷政而承璀復召淮西既平而帝寖驕侈不能如前自彊馴致守澄之變可不鑒哉觀士良深戒其

徒不可使人主觀書見儒臣則其所以為術者如此明

哲之君反是以圖其國家雖欲不治臣不信也

論唐李元素按令狐運獄事

唐書李元素傳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

將令狐運會盜刼輸絹於洛北運適于其下畋

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洪請按鞫無狀

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斥運醜

上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之事皆不讎亞怒劾

寧罔上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

感寤曰非御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

流歸州死于貶所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

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兾

元素得其處

觀唐書之贊德宗謂其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見屈

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是以用刑失之寡恕而處事

蔽於所執先語已入則確然不回懲朱泚之亂務行姑

息之政凡方鎮守將有所論奏不暇詳其是非曲直一

切從之故杜亞敢以私意所疑惡變令狐運之獄顧其不聽幕府按鞫之實更使愛將掠服之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則其事亦可察矣然亞方傅致周密而德宗信之既遣御史覆驗不讎寧罪御史而不疑亞之欺也頼元素等按治能辨其枉悉縱所囚而還為帝言之不恤前御史之罰不避人主之怒再卻再前終寤帝意向使元素依違顧望一毫之私萌于胷次則事將不敢固爭運與其下冤坐者幾何然運猶不免流竄而亞之罪乃置

不問德宗之用刑其已頗矣荀卿有言公生明偏生暗以彊明自任而不能公其心卒歸於暗蔽如此可勝歎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海集卷二十七 二至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監生臣陳遂

北海集卷二十二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仁宗知人之明

兩朝寶訓上嘗與宰相王曽論近時執政因言王欽若久在政事觀其所為真姦邪也曽對曰方欽若用事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交通踪迹詭秘時謂五鬼其姦邪險偽誠如聖諭也上

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所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龎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于諸臣者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之名臣

臣聞人主之職不在于周聽廣覽而在于察輔相之賢否輔相之賢否國家所由以治亂也孰不欲得賢臣以

自輔然或不幸而姦邪進焉苟或無以察之則亂政敗國何所不至欽若先事真宗皇帝有挾邪之迹章獻皇太后垂簾起于閒廢復居上宰蓋必有以自固結者矣是時仁宗皇帝春秋尚富欽若以先帝舊臣且太后所引當國用事迨其去位終無亂政敗國之患者以其明察照臨之如是耳至於曾知白之勁正迪之朴忠齊宗道奎之鯁亮更進並用名德相望雖在當時或小失輕發不能無忤而追評之際皆許其忠而稱為名臣太

平之所自其在於此知人則哲堯以為難而仁宗皇帝
曾無難焉烏虖明矣哉

論唐李絳任賢對

唐書李絳傳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
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
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
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知人誠
難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帝曰卿言得之矣案此下五首取引經史原文俱失載茲特補入以便觀覽

臣嘗謂用賢易致賢難知賢易信賢難觀李絳之論其盡之乎夫任賢則治任不肖則亂人主莫不知此而嘗患于無賢苟得人焉曰賢者也亦何慮其不用哉然而賢者不世有也必待皐夔稷禼出而用之亦已疎矣察其在廷之臣度吾中外之任能一官者使之効一官堪一職者使之効一職曰文士則以布列于朝廷臺閣之上曰武士則以馳驅于軍旅戰陣之間有心計者委之

金穀之司有吏能者畀之獄市之寄下至抱關擊柝斗食之任必唯其人揆之以事功課之以殿最甄别而遷次之俾人人得極其才分而舉勝其任則天下之事治矣今得一臯夔稷禼使其為政用人亦不過于如此緜之言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兹不易之論也臣故曰用賢易夫十步之内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謂天下為無賢豈不厚誣然由後世而望前古其視臯夔稷禼若神

明然然則過矣所謂賢者賢于人者也何以異于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況其下乎求而致之固不勞夢卜馳弓
旌歷巖穴而物色之也茍能遴當代之人以在位在服
而各得極其才分則世有賢者知我能用將彈冠躡屩
引類而來矣然而人主自聖則有高天下之心自賢則
有傲羣臣之志以其聖而高天下以其賢而傲羣臣則
必好己勝而陵掩人所謂引類而來者將望而去之雖
有皐夔稷禼亦已隱矣蓋賢不妄進不茍合非虛中屈

體而誠好之不可得而致也絳之言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茲不易之論也臣故曰致賢難世所謂能知人者謂將一見其人而了其賢否歟非也是徒以占相之術責人主矣孔子有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今也循其名而驗以實考之于任官措事言辭容色之間人之賢否豈可知也若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特慎之而已臣故曰知賢易世所謂能任人者謂其以卑踰尊疏踰戚言

行計從而無纖介疑也是主君臣遇合言之耳奈何賢者中立而寡助其得位而有為也不肖者將恐懷姦者將疾貴倖易以毀傷人君易以踈忌非中心信之而四者之患不生不可得而用也書曰任賢勿貳管仲曰用賢而以不肖參之害霸也不其然乎臣故曰信賢難循其本以言之則能信賢斯足以用賢能用賢斯足以致賢賢者出而在事則知其所為而別白之于是不肖者不能參焉故能信賢而不疑也嗚呼絳之言其盡之乎

論左傳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恵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于長勺遂逐齊師

臣觀昔人論一戰之勝負不視其曲直彊弱而視所以

用其人之道為如何耳齊背𣏌之盟以來伐魯則魯以為有辭故經不書伐是曲在齊而直在魯也齊以兵先入魯地為客魯兵後動而應之則為主用兵者主多勝客多不勝況其曲直如此是彊在魯而弱在齊也曲直彊弱較然可知曹劌不以是言魯之戰可勝而必問其何以戰者蓋欲觀其人心之得失而已昔齊小白出見老父有饑寒之色賜之衣曰願賜天下之人衣與之食曰願賜天下之人食蓋稼穡之利不違其時則菽粟不

可勝食也絲枲之功不奪其力則布帛不可勝用也必得人人而與之衣人人而與之食亦已狹焉然則小惠未徧未足以致民之從也隋季梁有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然後民和而神降之福然則小

信未孚未足以徼神之福也若夫小大之獄必以情非忠厚惻隱之誠心存於中而行於外則不足以至于此堯舜之盛必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求其所以然不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已大小之獄必以情庶幾乎聖人之用心其於得民也何有以是而用其人戰豈有不勝者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之不可以敵衆理所固然曹劌之論豈其好異而不切於事者歟後之言長勺之戰者常疑於其詞則亦不思而已矣

論齊晏嬰和與同之對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夫

臣嘗謂大臣之事君和而不必同嬖臣之事君則同而以為和齊景公語梁丘據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以為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因推言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此之謂和大臣之道也又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此之謂同嬖臣之道也蓋嬖臣之道先意承志以從命為敏唯恐有違是非可

否無敢異也同焉而已是可與謀國事也哉若夫大臣之道則佐佑丞弼以責難為恭唯恐有闕雖君臣勢隔上下分殊然事之是非理有所在抑將引義固爭守正不渝必歸于是而後已敢以君意所向而使政令之出失其平哉兹其所以貴于可否之相濟也裴垍賢相也奏事至于三而憲宗不從蓋其可否之間有未契耳然大臣論事要當是非先定而後進所論是矣而人主聽斷出于一時或未能周盡事情開陳再三其寧終拒豈

以屢拂而遂中止韋貫之激使堉以進退堅請而事果聽其知義乎憲宗之屈已盡下乃如此信乎其中興主也臣聞趙普相藝祖嘗奏事不從其請普又以進上怒裂其奏擲于地普跪取懷之而退復補綴以進上遂從之臣謂人臣有犯無隱當以普為法而人君捨巳從人當以藝祖為心則國家無不濟矣

論唐文宗用人

唐書文宗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揺于浮論

韋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

臣聞管仲告齊侯害霸者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然則人主既知其人之

賢而用之矣必也任之不貳而信之不疑乃能盡其才智而要其成功苟或小人得參于其間而横議入焉則信者將疑任者將貳向所謂賢者遂將踈斥不用而事無成功又將因人以改為此昔為通患也文宗區區有求治之意如裴度之勲德韋處厚之忠賢皆能知而用之然而臨政之際驟信輕改揺于浮論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豈惟二人不能成功雖使周名復起而其不信如此亦不可與為治矣是以處厚以近君子遠小人謂復

為帝言之誠知害本在此而不在他耳奈何文宗斷不足求治大遽終以輕聽妄信無所操執遂使牛李迭為用舍而朋黨勢成搢紳蒙禍訓注陰相圖事而京師喋血幾至亡國開成而後鄭覃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珏輩先後同進日爭口語閧然于前而正道卒不得伸良由君子小人之間無以辨察故其為患莫之能捄也可勝嘆哉

論德宗不能用陸贄

唐書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

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雖外者有宰相主大議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贄蓋有助焉及輔政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帝不懌乃貶忠州别駕

論曰臣觀自昔人主當傾側擾攘之中屈己受言則易及安平無事之日虚心納諫則難蓋傾側之時危亡在

前禍亂已偪尚有以解其憂而紓其急者雖訐吾之短暴吾之非所不暇恤故德宗奉天之難贄能於詔令之間以空言為助而終賴其力奈何復國之後姑息苟安雖用贄為相而言寖不行追仇棄逐終身不釋本其猜忌刻薄無君人之度故也以今觀之其不亡幸哉惟我仁祖聖明齊聖優於用人而賢才輩出如修立朝孜孜以諍為心跌而復起視贄無愧其學士當至和嘉祐之際中外安富號稱太平而事有闕遺言之不置若春日帖

子蓋宮禁門戶閤祓除祈祝之詞異時作者不過頌德美而歌福祿以奉至尊燕娛之私而已至修之詞乃中含規諷冀以裨益于燕私之間區區之中既無所不至而仁祖識之為之賞嘆惟其寬仁大度不以治安自佚而虛心聽納亦無所不至云爾回視德宗與贄之事其聖愚明闇與夫治亂之效則又不辨可知也臣嘗讀修之詞而窺其旨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戒

上以節盤遊也有曰聖主本無聲色惑宫花不用妒新粧諷上以遠女色也此類非一而於温成皇后閤乃曰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則又有所謂焉是時温成薨既追冊以尊號上念之不已其叔父堯佐本以科舉進至三司使且將用矣公議未然而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于朝力諫止之遂不復用故修因是以申諷而仁祖稱嘆之乃爾則言有不從者乎君臣上下之間蓋無所愧彼德宗何足以與此

北海集卷二十三

宋　綦崇禮　撰

語本

正旦御侍以下賀皇帝詞語本

伏以帝歷明時慶協三元之會人正授事欣同萬彚之榮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隨春布覩于天地已開交泰之期紹我祖宗遂振中興之業茂對履端之吉永膺滋至之休妾等叨備六宮獲稱萬歲椒花獻頌懋徵

哲婦之才蘭殿占祥願效多男之祝

冬至御侍以下賀皇帝詞語本

伏以玉琯陽升候緹帷而潛應瑣窻晝永因錦繡以方知一氣既萌百昌咸祚恭惟皇帝陛下德同剛長道與時行迎福踐長茂集一人之慶興衰撥亂紹開億世之祥未遑亞歲之儀已兆寢兵之候妾等職當奉箒恩許稱觴冨壽多男請獻聖人之祝和平有子願均匹婦之歡

表

賀淮南屢獲大捷賊馬退遁表

伏覩樞密院劄子勘會偽齊劉豫結連金人侵擾淮甸
朝廷會集大軍分布捍禦遣兵渡江掩殺屢獲大捷賊勢
窮迫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潛遁向北前去至正月
初間渡淮盡絕者

飭戎輅以躬行天威既震走捷書而日報敵計遂窮顧
妖孽之焉施宜戎車之自遁人情同快國勢增隆臣中

賀臣聞不義而厚者雖衆必亡以德而興者其傳可繼維敵勢之横無甚于今日然祖宗之慶克昌於後人蠢彼賊臣罔知天命倚兵威而盗宫闕勢豈得安驅赤子而抗君親理寜有是屢亡師於蜀漢乃移禍於淮淝極暴窮凶力已疲于百戰干常犯順衆猶昧于一來天啟䖍謀人懐闗志里閭狙擊柵水際以成軍將士夾攻會江津而待敵何逆雛之莫悟挾醜類以自矜狼顧而前駭遇如貔之旅狐疑不進徐聞班馬之聲俘執係塗追

奔越境拔惟至此益知養寇之非功欲及時更覺平戎之易凡兹宸筭舉見天心恭惟皇帝陛下神武應期英姿撥亂內修其政朝廷之治皆興日討于師軍旅之情咸附士爭賈勇人樂奮忠肆決策以親征用收功于全勝仰聖模之甚偉卜皇祚之方長惟此十旬露蓋之勤將成萬世丕天之業神靈眷祐黎庶歡呼臣名寓從班身縻郡紱屬橐鞬而從事不知行陣之勞草詔令以感人莫展腹心之助徒切祝堯之願下同傒后之誠

賀瑞禾表

和氣致祥普洽羲皇之化大田多稼有蕃鄖楚之禾寀庭碩之非常表豐稔之為瑞臣聞一人有慶必兆庶之蒙休百穀用成蓋萬民之司命故異畝同穎者嘗顯周家之盛而一莖六穗者亦誇漢氏之隆由至治之薫蒸獲嘉祥之符應以今所見視古無倫均人力之耡耰等天時之雨露立苗磽确地非美于一方委穗本根粒盡𧸘于萬計何至給三人之食遂能充九歲之儲不論美

於殊祥顧自收于實利嗟老農之未覩偉太史之特書
帝力不貲人生共裕恭惟皇帝陛下成康化俗堯舜安
民運陰陽氣數之神物無疵癘相天地生成之道家用
平康肆兹穡事之成有此農祥之異實穎實栗奚多后
稷之功如坻如京久若曾孫之庾臣等任慚燮理德邁
休明三登謂之太平孰測天人之感格百樂生于治國
願同朝野之歡娱

天中節賀表

玉軫歌風應炎正隆昌之候燕祺紀瑞啟真人震夙之期運協千齡慶均四海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執符御極恭已正南繼離照以重光體乾行而順動作新區宇膺昊天申命之休收覽權綱紹奕世興邦之業皇家再造王化復行言推蘭殿之祥實起虹虹之節德符剛健既昭合于高穹時對文明永照臨于中夏靈長之慶億兆攸歸臣叨綴從班適分郡寄江湖公子徒勞魏闕之心富壽聖人願效華封之祝

天中節賀表

律中蕤賓應炎德方隆之候虹流華渚表真人誕育之祥兆實有開慶均無外臣某中賀竊以史書甲觀著漢

帝之初生節紀千秋見唐臣之善頌矧運啟中興之祚宜天垂中命之休四海傾心百靈薦祉恭惟皇帝陛下性躬明哲生稟神靈克儉克勤將繼禹功之大卜年卜世遂過周歷之長臣等欣與庶僚親逢華旦一人有慶永依北極之尊萬壽無疆共獻南山之祝

奏告諸陵表

臣某言伏以自頃風塵弗靖九廟播遷道路多虞兩宮隅閡乃眷宗祧之奉既闕烝嘗永惟弓劍之藏孰訶樵牧載省艱難之責徒申祇慄之懐惟人久厭兵庶天將悔禍保貽謀之業終期迓于京都成復古之功冀克隆于世祀威靈后表改靈光二字餘同如在瞻慕敢忘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

正旦遥拜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楓宸列仗會戎夏于三朝玉座稱觴薦君
親之萬壽撫新正之載易披舊典以徒存中謝恭惟太
上皇帝陛下神聖自天聰明稽古既收功于制作迺觀
妙于希夷訪道崆峒輕釋萬機之務迷途蛚易久淹七
萃之遊屬交泰之當期知重歡之有日事隨時改福與
春長臣一遠慈顏七更華歲江南風暖難勝陟岵之情
幕北雲深第切如山之祝臣無任

正旦遥拜淵聖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歲時迭運故當去以迎新天地既交否已傾而為泰物既更始邦其再隆臣中謝恭惟孝慈淵聖

皇帝陛下寛厚得民勵精圖治自家刑國蚤師克儉之風以舜紹堯方仰重明之治莫測上穹之意乃淹北狩之行臣志切望雲心驚改歲天其悔禍敢忘一日之勤泰必歸君願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上淵聖皇帝表

臣某言南雁初翔驟足書之未繫朔雲在望勞心旆以

空搖顧仁聖之所臨宜神靈之交相臣某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聰明自己儉德在躬
乗運祚之中徼遇邦家之大難蒙塵六載痛何罪于蒼
穹引領萬方但懷恩于黔首臣阻從羈緤獲守宗祧仰
凴廟社之靈不廢邦家之祀佇期悔過即奉回鑾臣無
任

慰太上皇寧德皇后凶訃表

恭惟太上皇帝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降禍自

天隕身無地痛均考妣哀徧黔黎臣某伏以太上皇帝仁覆四方歲踰二紀醲恩所被率土難忘豈圖否運之災不返北巡之馭寧德皇后服勤内助從難遠行駭變故之相仍念徽音之永隔雖枕戈嘗膽必副孝心然問寢承顔已違大養禍乃至此痛其可追恭惟皇帝陛下思慕自中哀傷罔處顧湯征當決啓戎路以臨江則晉禮可稽遂壘縗而從事期掃清于氛祲克迎奉于神靈尚覔罔極之情俯荅有生之望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

無任哀摧迷塞隕越之至

慰大行皇后凶訃表

伏奉四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內聖旨指揮恭聞大行皇后訃問者承問之初驚惶失所臣某中慰伏以大行皇后作嬪潘邸夙彰內助之賢正位坤宮屬有北遷之變追天悔禍俾敵約和冀迎復于椒塗遽興悲于薤露恭惟皇帝陛下追懐懿範深愴聖情慮或趣于萬幾尚少寬于中悼臣以外郡居任不及奔詣闕庭臣無任

慰隆祐皇太后遺誥表

承命悲惶拊心摧裂臣中慰伏以隆祐皇太后至仁有勇盛德無名事出非常兩遇國家之變功成不报再扶社稷之安既克濟于多虞遂給還于明辟進退之際古今所稀惟險阻之備嘗致節宣之或爽不究億年之壽空遺萬國之悲皇帝陛下自纘丕圖實資慈訓顧兩宮温凊猶稽北狩之還而五載恩勤務極東朝之報方崇大養冀及小康驚哀訃之遽臨諒聖情之曷處尚念四

方耒靖萬務正繁顧寛思慕之懷式副囏難之託

慰昭慈獻烈皇太后陞祔禮畢表

簫帷共政功實繼于四朝宗廟宅神德宜傳于百世登配云始懷思可窮臣中慰恭惟皇帝陛下自履囏難每資保佑既極送終之禮更隆追遠之文祭祀以時莫致晨昏之奉音容如在曷勝霜露之心顧寛永慕之誠俯慰羣生之望

慰大行昭慈獻烈皇太后園陵表

遠日戒期禮雖有既仙遊在望思則無窮臣中慰恭惟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誠深舜好奄經大故屬此多虞道
路阻長未返泰陵之祔禮文湮缺莫追先后之儀雖遺
訓之從宜諒聖心之增感願少寛于悲慕以宏濟于艱
難

知紹興府朝謁昭慈聖獻皇后攢宫表文

臣聞塗山佐夏訖成傳子之功太姒興周實與興王之
業蓋世生于聖哲乃天啟于靈長恭惟昭慈聖獻皇后

德稟神明躬師勤儉遭時倉卒扶社稷以重安復辟雍
容却簫帷而不御宜享億年之養遽悲長夜之藏臣叨
佩郡章獲趨陵闕塵昏洛汭未從先后之遊木拱嵇山
但結斯民之慕

北海集卷二十四

宋　綦崇禮　撰

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記事螭坳已玷侍臣之列代言鳳閣遂塵法從之班陛階序于朝闈煥身章于命服淂踰所望愧甚于榮臣中謝維禁垣清切之司極儒者高華之選奉揚命令典掌絲綸視草誇工豈獨取文章之用判花傳美抑兼收政

事之長稱職尤難擇才宜慎必有一時之秀來充六押之員如臣者器局甚卑機靈不穎詞多骫骳初非深厚之文思苦窮愁安得中和之氣頃預師儒之任獲陪英俊之遊雠秘府之圖書剗外庭之戕奏用既顓于文字名稍見于搢紳中遇家艱繼丁兇亂舉青緗而盡棄指黃屋以來奔積千慮之薰心都忘舊學乏一言之悟意徒冒新恩握蘭畫省之中執筆赤墀之下未能一歲遽俾三遷試藝靡工烏識王言之体奏篇稱善誤蒙天語

之褒歆艷儒冠寵光從槖自惟寒跡孰與遊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神心昭晰謂艱難之際可能淵默而深居在號令之中正欲風行而鼓動稍羅文士使備詞臣庶其播告之修能致中興之助乃容疎賤亦預推揚臣敢不仰體深知益殫末技守勿欺之節或有補于論思斥無用之言冀少存于體要

謝除吏部侍郎表

贊掖垣之名命久尸六押之員典選部之銓衡遽陟貳

卿之首出兼衣而在笥束寶帶以華身辭弗賜俞寵徒增愧臣中謝伏念臣無庸之質初乏寸長不學之資但餘少戇偶在艱難之日獲陪侍從之班朝夕論思無畫策吐奇之効出入風議異拾遺補過之臣徒謹職于絲綸粗服勤于鞿靮未從汰免更冒褒陞維古天官乃令吏選方干戈擾攘衣冠多失職之嗟而文籍散亡胥吏有用權之患非值精明之鑒難求平允之稱顧茲攝事之經時懼以曠官而速謗就加因任豈所當仁忱辭雖

切于循墻温詔終難于反汗周章就列黽勉厚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武興衰濬文圖治犯五不韙知大敵之將亡奉三無私憫天工之多曠欲整齊于庶政務甄敘于羣材過俾愚臣當斯劇任而臣頃更多難謹保餘生心折東瀨歎松楸之隅絶夢游南海驚鴻鴈之飄零銜先愧于空疎志益凋于憂患進叨眷遇冒副使令世亂未夷敢議保身之計君恩當報但堅許國之誠

謝降官表

伏奉告命以臣前任吏部侍郎日縁同部侍郎孟庾于
臣私取案牘事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
遣賜如故已于今月十一日祗受訖居官失職宜抵嚴
誅論罪削階止從輕坐恩深骨肉慙劇汗顔臣中謝伏念
臣智不周身才非濟務猥以虗庸之質濫當銓綜之司
典籍多亡難取成于吏手科條粗立務曲當于士心逮
真偽之雜陳要是非之必辨不敢廢有司之法或小拂
于人情未能狥同列之求已大喧于物論徒以官曹之

共處常容案牘之私觀事雖不行咎終難貸聊由薄罰用塞煩言辠聖神選任之公曷勝愧負被天地涵容之德猶爾矜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屈已聽言虚心應物謂律有去官之例雖幸脱于刑名而經垂責備之文欲法行于貴近姑從降絀以示創懲臣敢不黽勉官箴周旋膚訓奉公履正期少蓋于前非補劓息黥庶終全于晚節

謝復官表

渙命誕敷肇錫紀年之慶解恩旁浹普霑宥罪之仁盡滌往愆復還故秩臣中謝伏念臣頃承人乏誤被聖知塵從橐之清班委銓曹之劇務奉有司之法常自戒于淵蹤肏同列之求卒輕貽于悔吝詞既連于白簡名遂罣于丹書降黜猶新方深循省矜憐未整遽俾蠲除祇服訓言但增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寶祚興起丕圖推堯舜之好生與民更始復文武之舊業其命維新特寬一眚之辜以盡羣材之用雖如愚戇亦在涵容臣

敢不金石特心氷霜勵操體皇家之忠厚去民政之煩苛瘴海身遥更蒙私於雨露閶闔籍在尚接武於鴛鴻

謝兼侍讀表

詞禁代言已極文章之選經帷進讀益親日月之光際遇甚榮空疎知愧臣中謝惟人君之典學有先哲之格言斷自唐虞至于文武為王者事本欽明稽古之橅須友以成緊直諒多聞之助聖狂之念或異治亂之塗乃分降及後人亦循前軌昧于燭理祇以為名豈如皇家克

邁古訓廣圖書之府每縱觀乙夜之勤咨講讀之臣俾更侍旰朝之燕欲深求于治道用博究于經言迄兹嗣德之興克對貽謀之美雖當右武不廢用文横槊賦詩笑魏君之非務正坐自講陋漢帝之好誇生知已極於高明兼聽猶資于鴻博宜圖宿望仰賛感猷若臣之愚其孰曰可壯年一第書粗涉而未通晚歲百罹學久荒而弗殖誤蒙近密莫報恩知引疾投閑盍使避嚴徐之路執經入侍顧容陪馬褚之游眷寵則深顛隮是懼比

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習與性成處萬機之暇而

克慎厥修湛六經之言而不閳他好驗元龜于無逸既

自得師講王度于祈招疇堪待問夫何淺陋亦與詳延

臣敢不祗服訓辭温尋舊業分章摘句知粗辨于攸司

補過盡忠誓弗渝於所守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奉議郎依前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

州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已于今月十三日

祗受訖三年第課越庶寮平進之科五等疏封沐上注
親祠之澤以濫陪于法從因過竊于彛章被命以還撫
躬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身雖際遇分實奇蹇一換京寮
八更歲籥頃銜憂而去國偶不霑踐祚之恩嘗坐累而
絀官猶未應考績之限再逢新霈始滌舊瑕既遷序于朝
班且肇分于采邑自驚蹇薄胡爾叨踰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覆物無私使臣有禮操爵祿以礪世慎名器之假
人舉循大法之功式異邇聯之數豈云借寵于以勸勞

內揆庸虛曷塞圖報束帶而立願希正色之規執玉以趨敢忘安人之義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丞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加食邑三百户仍封北海縣開國子者銓曹會課既序進于官階鳌室疏恩復增陪于爵邑揣躬曷稱拜命惟慚臣其中謝伏念臣務學雖勤成名最晚誤被聖神之遇超陞嚴近之班入直禁林出分帥閫供片文隻字

之用豈足計功竭綿力薄才之勞未知報政載玷陟明之列得無賞僭之嫌矧精禋不與于駿奔而廣澤亦叨于平施清資顯級寵數榮名夫何一朝萃此三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礪世有道如天無私菅蒯不捐與絲麻而並用雨露既降均蕭艾以咸敷私及外官悉霑𥟖典秩同遺補雖無事以箴規位在子男顧敢忘于忠孝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

國伯加食邑三百户差遣賜如故已于今月二十六日祗
受訖官階一轉甫視郎曹采邑三加遂分伯社萃榮名
而甚寵撫朽質以良慚臣某中謝竊以虞典陟明本由
考績周書列爵惟以報功臣久玷從班蔑聞顯効殊庭
自便無殿最之可程重屋親祠匪肅雍之克相顧以歲
勞而進秩且因祭澤以增封視古豈然于今何幸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君師盡道天地至公欲齊有萬之情抑
其躁競布為畫一之制付以銓平肆及冗官亦叨彝數

位參列宿敢忘拱極之心朝有命圭願奉保身之戒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朝散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高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户差遣賜如故已于今月初九日祗受訖會課進階仍兼近職均釐賜爵遂列通侯自驚衰薾之資併服光華之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向蒙親擢期副聖知心豈怠于激昂跡每嗟于齟齬病違軒陛正上主有為之辰退伏丘園竊祠官無事之禄敢圖吏

考猶第歳勞序陟清資愈覺寵名之美疏封故郡更慚
恩澤之榮此葢伏遇尊位皇帝陛下天覆無私日躋克
聖權衡萬類隨輕重以皆平雨露羣生極幽遐而畢遂
肆容舊物亦被彝章顧喜動漁樵共致拜官之慶而忠
存畎畝能忘報國之私儻未盡于餘年誓益堅于素節

謝乞宫觀不允詔表

准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陳乞在外宫觀差遣不允
者需章有請冒陳懇悃之私綸旨弗俞優假寵綏之意

感深以泣榮甚而慚臣其中謝伏念臣昨補外官適當會府提封八縣叢米鹽期會之憂領牧七州兼城郭封疆之責屬有邊書之警大為海道之防繕甲治兵力蓋急其不足矯情鎮物衆則謂之無能雖黽勉以疚心率拘攣而束手偉矣親征之策大哉播告之言師當有功人以無恐洎奉解嚴之令遂寬失職之誅而臣悸䰟未寧沉痾愈憊勤奚補于拙政老益凋于壯心輒叩帝閽願收郡印丐宫祠之閑禄以養餘年酬君父之至恩或

容異日宜即大河之域忽頒一札之書褒勸彌加猶遲久成之効揣循備至方懲數易之非體屬訓之甚明豈愚誠之敢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於接物恕以臨人駕馭羣材曲軫軒墀之舊規恢大業均圖郡邑之功捧温詔之如春覺懦衷之增氣煞臣迂踈有素固陋不移當官而行懼難勝于怨咎奉身而退況真迫于衰殘勉希塵露之勞終冀乾坤之造

謝放罪表

准尚書省劄子以臣為本州先斷過軍賊李會與後所
降特旨刑名不同乞寬官吏之罰將臣黜責施行奏陳
待罪奉聖旨並與放罪者仁主好生欲貰囚于當死有
司定罪輒致辟於先期宜從過誤之誅遽被涵容之數
驚魂甫定感涕橫流臣其中謝伏念臣起自一經昧于
三尺以情斷獄未能排俗吏之文任德緩刑豈不識聖
君之意卒緣跡蠢遂失平反謂因盜以殺人蓋無生理
既讞疑而申命乃出寬科顧論決之已行致哀矜之弗逮

雖云執法寧不傷恩方引刻以自言敢歸尤于衆議何
意乾坤之度盡除寮吏之辜伏遇皇帝陛下恭儉愛人
隆寬逮下惠慈溥博務含垢而有容憲禁澗踈寧利淫
而勿濫重惜一夫之獄偶違三宥之言察其本無輕重
之心故使皆脫譴訶之域臣敢不追懲既往致慎將來
死者不可復生永戒用刑之暴食焉不避其事尚圖補
過之勞